



「華，再過幾天就是菁菁的周歲了，你能回來嗎？我多麼希望你能回來！還有，姑媽家農曆七月十五大拜拜……」

拿著妻的來信，潦草的字，粗俗的筆跡，不禁從心底湧出一股憎厭。隨手把信一丟，眼前朦朧的出現妻那汪汪的眸子，瓜子型的臉，還算動人的身材。她雖然並不醜，但總覺和她結成夫婦，似乎降低了我的身分。她的談吐庸俗，令人不快，每次回家總覺得渾身不舒服，滿胸的沉悶。

這回，剛由各地巡迴考察回來，公司給我一星期的假期，這七天如何打發呢？好吧，回家就回家！

於是我打電話告訴麗娜。

「麗娜？麗娜，我要回南部的老家，是的，今天，一個星期，我會盡快回來的，放心，好，再見！」

我喜歡麗娜甜甜的聲音，像一團火似的熱情，又像綿羊似的溫馴，她總是那麼逗人憐愛。

黃昏，從那綠油油的田野裏，迎面陣陣涼風，帶著濃郁的泥土氣息。夕陽燒紅了西天，陣陣白鷺飛向遠處山林，又是我熟悉的故鄉情景。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氣，好清涼，這是城市裏無從享受的清新氣息。

那棵大榕樹好像又長大了不少，枝葉翳翳鬱鬱的。記得幼時我常在樹蔭下乘涼聊天，晚間數星星，看月亮。我茫然的走著，說不出心中的感覺。

「華，還以為你昨天就會回來呢！」妻抱著菁菁迎了過來，接過我的旅行袋。

妻今天塗了一些粉，我記得她是不塗脂抹粉的，或許是爲了博取我的歡心。看到她臉上的粉，使我想起麗娜，麗娜化粧技術是够上乘的。再看妻的臉，脂粉厚薄不一，東一團西一團的，是多麼土裏土氣！

「你怎麼了，累了？」妻擔心的問我。

我無可耐何對她擠出一個笑容。院子裏，母親和兩個妹妹迎着我走來。

「孩子，怎麼這麼晚才到家啊？」

「因爲，本來……本來公司不准假。」

「哦！好了，快去大廳，席都開了。」

大廳裏坐滿了人，我囁囁的招呼了父親，趕緊轉眼望別人，逃避父親責問的眼光。

「來來來，主人沒回家，我們却先解饑了！」一向喜愛說笑的叔叔，露出黃黃的大牙嚷著。我就在叔叔旁的空位坐下。

「用啊！怎麼呆呆的？去了一年台北，難道就連家鄉的飯碗都忘了拿了？」叔叔大聲說。

我猛抽了一口氣，也感到態度的失常。只好掩飾的說：「我在外邊吃過了，陪著你們坐坐吧！」

「不行，不行，主人不吃，客人何得吃？」說話的當兒，叔叔已經斟滿了一杯酒，舉在我面前。

「來，乾杯！」我一飲而盡。也不知喝了多少杯。大家盡興而散，我也沒有嘗出酒菜的滋味。

「醉了？」不知何時，妻已在身旁，溫柔的問。

「沒有。頭有點暈。」

「水打好了，洗洗澡就清涼了。」

洗過浴，爸爸在大廳叫我。「明華，你來。」

是一場暴風雨即將發生的氣氛，我惴惴不安的走到父親的面前，哥哥也在場。我說：「爸！有事？」

「明華，這一年來，你在外面怎麼樣？」爸爸淡淡的語氣，的確使我非常驚異。

「爸！我很好，您老人家也安健吧？」

「你一個月薪俸多少呢？」

「連加班費四千五左右。」我照實講。

「那麼，你一個月匯多少回家？」

「一百。」聲音小得只有我自己聽見。

「對了，那你其餘的錢是怎麼用的？」

「怎麼用的？」我暗自問著自己。扣除房租、伙食、廠裏的人事應酬之外

，足足還有兩千元。記得有一次，偶然的去跳舞，在舞場裏結識了麗娜，麗娜說是養母強迫她當舞女的。她傷心的告訴我，不幸的過去，她說，只要有機會，就想脫離這種生活。麗娜很像影星秦萍，我喜歡她，她對我也似乎動了真情。她知道我結過婚，但她說沒有關係，我們就住在台北好了。我答應她，過一些時正式對爸爸提出這件事。

「爸！您知道台北不比我們這裏，賺錢容易，花錢也容易，偶而患了一場小病，看一次醫生就非百把塊不行。」

我咬了咬嘴唇，回到現實，我曾經到據實相告，順便提出要求，但我還是說不出口。

「放屁！」爸爸吼了一聲，氣得身體在顫抖著，眼睛張得很大。「你以為我不知道嗎？你在外面養女人，你的錢就化在那個女人身上！」

我驀然一呆，是誰告訴了爸爸呢？爸爸怎麼知道的呢？不可能的，一定是爸爸胡猜亂測的，是的，爸爸不可能知道，這件事是非常秘密的。

「爸！我没有，你是聽誰說的？」

「還沒有，那個女人叫做——麗娜！」

我不敢正視爸爸，但從他的聲音中我已知道他真的生了氣。他更大聲的嚷著罵著。我如陷入冰窖中，全身都涼了，父親是真的知道了。

父親既然知道，那就乘此向他提出和麗娜同居的要求吧。如果爸爸不答應呢？我將要如何？我將會如何？一連串的問號在我心中盤旋。我也不知道從那裏來的勇氣，只好把心一橫，向爸爸說：

「爸爸！既然你知道了——麗娜很可憐，她原本是個好女孩，既然你知道，那麼就答應讓麗娜進入我們的家庭吧！」

爸爸的臉色變得更加難看，一陣青一陣白，我從未見過。他氣得講不出話來。

「明華，你太不像話！」是哥哥的聲音。在父親還未表示意見之前，他先發話，無異從中阻梗，我不禁狠狠的瞪了他一眼。

「滾！」如雷貫耳，父親突然站了起來，左手

父親突然站了起來，左手

父親突然站了起來，左手

父親突然站了起來，左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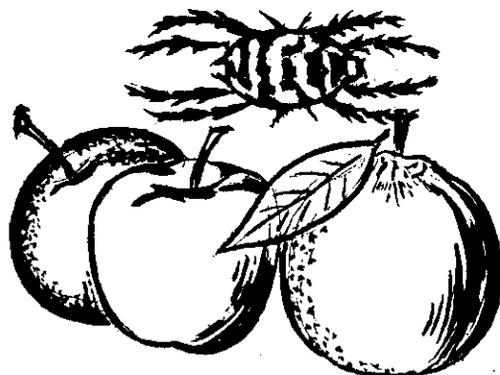
父親突然站了起來，左手



滾就滾！有什麼了不起？

果樹勁敵、紅蜘蛛

防治柑桔、蘋果、梨子、等果樹所發生之紅蜘蛛、葉蟬俱有特效。



日農

農藥登記證北市農藥字0403號

プレチン® 水和劑 60%

蟬除靈水和劑 Prethylene W. P. 60%

特長

- ① 殺滅成蟲、幼蟲、卵，效果大。
- ② 對抵抗性葉蟬特別有效。
- ③ 藥力持續效果特別長久。
- ④ 可與波爾多液、大富丹，混合施用。
- ⑤ 不會傷害天敵。

製造廠：日本農藥株式會社
東京・大阪

進出口商：泰洋股份有限公司
台北市重慶北路2段108號 電話：544994號

扶住椅子，支撐住搖搖欲倒的身軀。

「你給我滾出去！」

「爸爸——」

「你不走我就拿木棍來趕你走！」爸爸衝進廚房，傳來這句話。

突然「哇」的一聲，傳來妻的哭聲，原來她已在後面聽了多時，忍不住大聲哭出了。接著又傳來母親和妹妹的聲音，吵鬧鬧成一片——

爸爸真的拿了一根木棍出來，母親和妹妹拉住他。

「哼，我已成家立業的人了，又不是三歲孩兒，說打就打，未免太不尊重我了！」我忍不住憤恨的說。

父親在後面咆哮著，顯然他是被母親她們攔住了。

「滾就滾，有什麼了不起！」說完，我就向漆黑的門外大步走出去。

「明華，你不要走！」妻淒厲的叫著，奔了出來，拉住我的手，妹妹和母親也奔了出來。

父親還吼著要打我，我氣憤極了，一把摔掉妻的手，撒腿就跑。迎頭一片黑暗，後面傳來妻、母、妹的叫聲與哭聲，漸漸的模糊了。

半夜三時，街上行人稀疏，街燈幽幽的放出慘淡的燈光，不夜城的台北到底也休息了。我叫了計程車趕到麗娜的公寓，掏出鑰匙開了公寓大門。到了麗娜的房間，隱約的看見裏面還有燈光。我舉起手正想敲門，聽到裏面傳出男女嘻笑的聲音。

「奇怪，這時間會有誰呢？」我側耳細聽，聽到一個男人的聲音，我僵硬的站在門外。深夜中，房內細語清晰的傳出來。

「我是一個可憐的女孩子，被養母迫賣為舞女，只要有機會，我就要脫離這種生活。安，你有辦法救我脫離這苦海嗎？」

「可是，妳不是和一個姓陳的很要好嗎？」男人的聲音。

「哈哈！那個鄉下土包子，傻頭傻腦的，憑著他幾千塊錢的收入，你說我會看眼裏嗎？」

我楞住了，一時失去了主意。突然，我用力的向門一踢。

「開門，麗娜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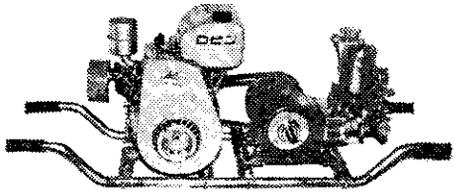
「誰？」

「開門就知道！」

門開了，麗娜一點也不慌張的說：「哦，是你！」

面對著麗娜，我却不知如何是好。站了一陣，我一句話也沒說，扭轉身體，衝出了公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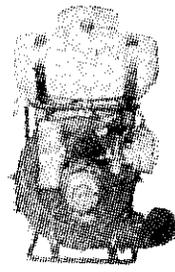
日本東海牌高壓動力噴霧灌水兩用機



說明書備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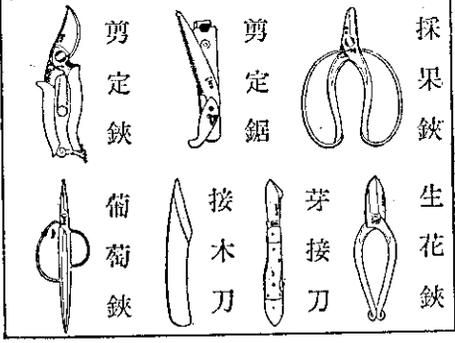
幫浦效率最高 / 構造堅固實用 / 用途：山區果樹園、水田、農場、菜園、鷄舍、環境衛生消毒。零件齊全；兼售高壓水一吋，五孔噴頭（可調整噴量大小），ホース回轉銜接頭，各式強力噴槍。
*台中縣東勢鎮柑桔園、葡萄園使用本牌者佔百分之九十
種類多：TM-3；TM-5；TM-15R；TM-45
(原動機有引擎或馬達，任君選擇)

東海牌動力噴霧機 TMD-108型



防治水稻、果疏病蟲害等
■設計特殊 / 攪拌葉配合空氣加壓，使肥料，濕藥粉，完全噴出微粒散布。
■馬力強大 / 2.8馬力
■重量輕 / 僅有 9.5公斤，婦女亦能負荷。
■振動小 / 絕不影響工作情緒，結構堅固。

發現有廣岡恒製品在市面銷售，敬請注意！



日本岡恒牌高級園藝工具
鋼質最優秀 / 設計最實用 / 其他：大梨鉗、高枝切鉗、刈込鉗、根接鉗

榮獲日本最高知事賞受賞 土佐刃物之王



草鎌 特太土 製郎佐

◎鋼質優良・輕便實用
◎刃口鋒利・保證耐用

種類：6寸・7寸・8寸

原裝進口・歡迎選購 台灣總代理：新高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峨眉街68號 電話：334190・336478